

阿 事

最新中篇小说系列

མཚན་མཛུགས་

孽 缘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我们许给迷路的历程

在故乡这大地

从双脚，到内心

从幽暗，到明亮

阿来



曾以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蜚声文坛并
一举夺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阿来在停笔
数年之后，怀着对故土的深情眷念，用充满
激情与才情之笔，倾力推出中篇小说系列

《遥远的温泉》

《奥达的马队》

《孽缘》

阿来最新中篇小说系列



孽缘

阿来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孽缘/阿来著.—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1

(阿来最新中篇小说系列)

ISBN 7-5409-3084-5

I.孽... II.阿... III.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03150号

阿来最新中篇小说系列

孽缘

NIEYUAN

出版人	罗勇
策划组稿	罗勇
责任编辑	胡华何丹
装帧设计	邹小工
电脑制作	罗树芳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民族出版社
电 话	(028)86663735[发行部] (028)86674663[编辑部]
防 盗 版 举报电话	(028)86676046
邮政编码	610012
制 版	经典记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9
字 数	180千
版 次	2005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05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0000册
书 号	ISBN 7-5409-3084-5/I·453
定 价	15.00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

电话:(028)84122206



目录

就在这天早上，草上的霜针还没有被阳光融化。那只临产的母羊叫声凄厉。舅舅叫我转过脸去。母羊的叫声变了，低沉而又深长。群羊在早上料峭的寒风中和我一起轻轻颤抖。待我转过脸时，看见母羊正在替刚刚落地的羊羔舔净身上的血污……

我必须在这里揭示出在一种带着强烈的喜剧性色彩的生存状况下的泛人类的悲哀，人性的悲哀，生命本能与生命追求的崇高品格之间相互冲突的悲哀。

孽缘 / 6

那个长久观鱼的婴儿的眼睛也会变得和鱼眼一模一样……叔叔低头察看哭声突然止息的孩子，看到夺科的眼睛像鱼眼一样鼓突，感到眼前水光荡漾，不禁又一阵心悸，手中像不经意间摸住了蛇一样冰凉的鱼……

鱼 / 72





这天早上，草上的霜针还没有被阳光融化。即与临产的母羊叫声凄凉。男，叫我转过脸去。母羊的叫声变了，低沉而又深长。群羊在峭斜的寒风中和我一起轻，颤抖。等我转过脸时，看见母羊正在替刚，落地的羊羔舔净身上的血迹……

我中经在这里揭示出一种带着强烈色彩的生存状况下边人类的悲哀，人性的悲哀，生命幸福与生命追求的崇高品格之间相互冲突的悲哀。



孽缘



这是第三次回家了，还是没有见到舅舅。从嘎洛死后，我年年回乡，却始终没有见到过他。

我问母亲，她一言不发，却扯起衣角擦拭眼睛。我转过脸去。我十分熟悉母亲哭泣的样子。刚回家时，母亲突然把头埋进我的怀里，而离乡多年，已经成人的我却像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让一个情人扎进了胸怀。我窘迫地后退一步。母亲嚤嚤嗡嗡的声音立即止住了。她背过脸去，又扯起了衣角。后来母亲静静地听我谈在外面的种种经历，说：“可怜你吃了多少苦啊。”她说着就把她的手放在我的手臂上轻轻摩挲。我又一次把手抽走了。母亲突然怨愤地说：“阿来，你就跟你父亲一模一样。”

我知道，这是指我冷漠的脾性。

我知道我从小跟父母就不是十分亲密。

我知道我伤了我可怜妈妈的心。心头掠过了那些深刻在妈妈心房上的痛楚。阿妈啦，阿妈。作为补救，我掏出妻子和儿子的彩色照片。母亲把照片移到眼前，又远远地送到阳光底下。她的嘴唇轻轻地哆嗦起来，可是她没有流泪，而是轻轻地笑了。她把照片放在膝盖上，用粗糙的手掌抚摸，手上的茧疤在光洁的照片上留下了清晰的划痕。母亲喃喃地说：“我的孙儿。”

她的孙儿在夏天的充满花香的阳台上紧贴他妈妈

的脸腮，好像知道他父亲未有过像他那么幸福的童年，一生下来就知道充分享受父爱母爱，领略生活的所有芬芳与甘甜。

这时藏历新年刚过不久。地里麦苗还未出土，已经分群筑巢的野鸽在远处成双成对地戏弄阳光。轻风来自东南方向，饱含着水的气息，春天已经来了。

母亲说：“给我生了孙儿的人就是我的女儿。”

“是这样，阿妈。”

“你要早点带他们回家。”

“是，阿妈，我带他们回来。”

“现在不像以前了，我要给他们做衣服，做好吃的东西。”

“他们也要给阿妈捎来你喜欢的东西。”

“我只要看到他们，我的女儿，我的孙儿。阿来。”

母亲掠了掠落在耳轮上的头发，“你要对自己的女人好，脾气不要像你阿爸那样。”

我看母亲的眼圈又在泛红了，就赶紧岔开话题，问：“舅舅斯丹巴怎么不在村里？”

“你去找他了？”

“找了。”我告诉母亲自己怎样在村里转悠，我去了梭磨河边的新色尔古村没有找到舅舅的新居，又去了玛岗觉卡边狭窄山沟里的老色尔古村，看到舅舅那座远远吊在村边的孤独的老房子，看到它和老色尔古村大多数已经废弃的房子一样，屋顶早坍塌了，墙头上摇曳着隔年的枯草，墙缝里已经爬满了苔藓。我只是没有告诉她还在一所破败的房子里看到炊烟，然后，在《旧年的血迹》一书中着力描绘过的市场上，我遇见一个固执的老人。这将成为我的一篇小说的内容。

孽

缘

我的一本书又有了一个新的章节。

“舅舅……是不是又病了？”

“不”，妈妈说，“他又回到庙里做和尚去了”。

“哪个庙子？”

“垠口庙子。”

“他的私娃子在外面做生意。你晓得吧，你舅舅当生产队长时跟莫多家的阿朵有过一个娃娃。哦，你不晓得，那阵你已经走了，那娃娃已快二十了吧。他的名字也是你舅舅取的，叫柯亚。”

我们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母亲回屋取来了奶茶，还把一碟新鲜奶酪放在我面前。她把孙儿和媳妇的照片镶了起来，然后一直用手擦拭镜框的玻璃，不太干净的手在镜面上留下一道又一道的痕迹。

母亲说要捎信叫舅舅回来。

母亲不知道我假期将满，已悄悄打点行装准备回城了。新年已过，新年时用麦面涂在大门和屋内饰墙以及橱柜上的吉祥图案已没有先前那样洁白光鲜了。

母亲说，舅舅回来会看到我，看到我可爱妻儿的照片。

“你要等你舅舅回来。”她以不容置辩的口吻说。

这种口吻使我感到一个儿子所能体会到的母爱的全部温暖。

舅舅和母亲是同母异父的兄妹。母亲一个远嫁的姐姐和他们好像也是同母异父。我没有见到过外婆的模样，她没有留下照片。家里只有一帧旧得发黄的两寸照片。一个女孩子对着镜头吃吃暗笑，那是十几岁时的母亲。挨着母亲的是一个小和尚，表情痴呆麻木，正在努力扯起袈裟，遮住袒裸的赤膊和胸前小小的男孩子的乳头。小和尚就是丹巴舅舅。

丹巴舅舅6岁就被他在庙子里修习医术的伯父领去庙里学藏文。他伯父一直阻止他接触整本经文，只摘出各种经书中的佛本生故事和喇嘛教各代宗师故事作为教学课本。和许多在庙里认字读书的孩子一样，舅舅早上出去放马，晚上到井泉边取水，实际上当了寺庙的杂役。

外婆带着任何时候似乎都在吃吃暗笑的母亲到寺庙进香时，看见丹巴舅舅因放下手中活路去偷听活佛讲经正受到鞭打。他跪在草原暴毒的太阳底下，背上的血迹结成了紫痂。

外婆看看四周无人，赶紧取下一片带水的大黄叶子遮到儿子的光头上，那是她们赶路时采来顶在头上遮避阳光的。舅舅一歪身子，大黄叶子“叭”一声落到地上，他又在烈日下挺直了鞭痕深重的脊梁，就像鞭打他的铁棒喇嘛那样满脸强硬的神情。和尚们诵经

和听人讲经时，那铁棒喇嘛就威严地在阴森的经堂中逡巡，惩治不守规矩的和尚和违例进入神圣禁地的闲杂人等。

外婆哭了。

尚未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更对我的生命一无所知的母亲提起拖地的衣裙，光着脚在寺庙院子里四处走动。她轻轻悄悄地走动，脚踩院中碧绿的茸茸青草。丹巴舅舅定睛看着她光洁的赤脚碰掉草叶上的露水和蒲公英细长的黄色花瓣。

妹妹说：“阿哥啦，他们都在念经，你快快起来。”

哥哥立即感到头顶和背脊上毒烈的阳光变得沁凉，好似感受到轻柔的湖水在荡漾。

他摇摇油汗淋漓的和尚脑壳。

一只牛虻落在了秃头上。

“牛蝇咬你了，阿哥丹巴。”

丹巴舅舅说了一句自己也不懂的艰深梵语。他不肯举起双手，只抖动眉毛。头顶相应的部位也颤动起来，牛蝇抖抖透明的美丽翅膀避开那块地方，一夹双翅，又在另一个地方扎下了尖利的吸管。小和尚又抖动耳朵，这次，牛蝇根本就不在头皮跳动的那块地方。

妹妹笑了起来，笑声明丽清脆，犹如此时使草原使寺庙的金顶变得明亮辉煌的阳光。

而做母亲的哭声像牛蝇在快乐地嘤嘤歌唱，这种嘤嘤声也是蜜蜂歌唱的声音，是那些看不出流向的河水穿过平坦无垠的草原与深厚阳光屏幕的声音。

哭声与笑声交织在一起。

哭声是孤独的，是一个个男人先后离开，而把一部分生命弃置在她脚前的女人的哭声；笑声出自一个

天真未凿的混沌女子。哭声与笑声同样饱含深刻的启悟。据说当时丹巴舅舅眼前开始飞舞金光，一些不连贯的从未修习过的经文从口中吐了出来。他看见夺目金光中经堂厚重的木门慢慢洞开了。

舅舅被太阳晒昏了。他母亲的哭声穿过心房。

经堂的木门果然洞开了。

许多脸膛红润的、皱纹深刻的、快乐的、忧戚的、似有感悟的、麻木不仁的和尚脸重重叠叠地出现在阳光下。众多的眼睛都被强光刺激得眯缝起来。等那些眼睛睁开，就看到了一个蓬头的妇人和一个赤脚的少女，看到活佛托起小和尚的头，有人递给他一瓢凉水，活佛把凉水含进了他的金口，“噗”一声喷到小和尚的脸上。

小和尚呻吟一声，说：“水。”

喝完水，丹巴舅舅突然对活佛说他看见了佛本生故事里所说的鹿群，它们在湖边饮水，它们踩在湖底倒映的白云上边，颈上挂着银铃铛，脚踝是少女的脚踝。

他说这是黎明时分。

他说听到了渐渐黯淡的月亮像流水一样哭泣。

活佛吩咐舅舅的伯父泽尕尔甲过来，给丹巴身上的鞭痕涂满一种黑色无味的药膏。

这时只有阳光静静倾泻。

活佛问趴在地上的小和尚听到了什么。

他说听到风从很远的地方过来。

“像火苗一样抖动吗？”

“像。”

“像水一样回旋吗？”

孽

缘

“像。”

“起来。”

舅舅起来了。

“我将收你为我的亲授弟子。”

舅舅又跪了下来。

和尚们祝颂活佛新收下的弟子的智慧，像洁净晶莹的井水，清泽圆润的玉石，饱满如秋天的浆果和溢蜜的蜂巢，幽深如月夜的笛音，光耀如同太阳和月亮。

我的外婆也跪下了。她感激涕零的嚶嚶哭泣又和母亲银铃般的笑声交织在一起。

只有小和尚的伯父心事重重地坐在远处，坐在中心的边缘，处于事件之外。按照佛学观点，他的存在可以当作一种影子而忽略，或者干脆取消，但他依然自在地坐在那里，手抚包着各种药材的包袱，心事重重，他不喜欢不能直接疗治人身疾苦的和尚。

活佛过来问他这样能从空中望见什么。

泽尔甲说：“我老了，我看不见蓝空中出现洁白的莲花。我不想看了。”

“那你还看见什么？”

“我看见天快变了。”

果然，远处的水面上有一阵旋风卷起了高高的一柱水花，被太阳照耀得五彩斑斓。

“那是1950年7月间的事情。”舅舅在色尔古村后的草坡上对我说。

这是1968年春天。舅舅的哮喘病犯了，我在学校请了假，帮他上山拦羊。初春时节，黑色的灌木丛上挂着绵羊一绺绺的绒毛，天气就要变暖，剪羊毛的季节就要到了。《羊毛剪子嚓嚓响》，这首澳大利亚民歌在我们那里流传得很广。

吃了一冬的没有养分的枯草，新草迟迟不肯露头，每过几天就有一只瘦弱的羊子躺倒在山坡上，闭上灰色的眼睛。灰色是羊眼在任何季节任何时候的颜色，羊子们就是用那样的眼睛看着我们。

羊子把舅舅看得一脸青灰。

舅舅说那天活佛刚刚确立他为亲传弟子，人群还没有散开，远远的草滩上就出现了一匹红色的快马，带来解放军离这里只有几十里了的消息。

不久，活佛就去内地参观。

临行时活佛说：“这样也好，你就先练练打坐吧。先根除俗念，回来我就授课与你。”

等丹巴舅舅再次见到活佛时，活佛已经当了政协主席，按照政府的意思得裁减寺庙人员。于是舅舅回到农村发展生产。活佛为舅舅摩了顶，说：“你必得多多行善，孝敬父母。其实所有因明学问，天地奥秘

也深藏于人世之间。你去了吧。”活佛把一摞银洋搁在他手中，“你去了吧，不要回头。”其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世事变迁，使活佛大彻大悟，挥金如土。据说为战争募捐时，他献给政府的金条足够买下半架飞机。后来，舅舅看见电影里或我的连环画上，在空中化为碎片的飞机时忍不住扼腕叹息。

舅舅躺在草坡上唤我：“阿来。”

“嗯？”

“活佛对我讲了那番道理，才给银洋。他给其他和尚都是纸票子。”

“阿来。”

“嗯。”

“你听清了吗？”

“听清了。”

丹巴舅舅说：“我怕你还是不明白我的意思。”

“明白的，我明白。”

他这才惬意地叹息了一声，像一个临死的人一样，心满意足地合上了眼皮。那些日子我确实以为他就要死了。阳光与风驱散了山间的蒙蒙雾气，群山与草原边缘的城镇出现在远处。刷经寺镇上除了城镇所有的一切外，还有一座陆军医院、一座军营和一座漂亮的烈士陵园。我父亲曾在那所医院里治过伤，那座陵园里有他的战友。

“你父亲恨我。”

我说我不知道。

“你母亲对我说过他恨我。我有病，还有我那时没有把他打死。”

我灵感突来，说：“也许就是恨你当时没有把他